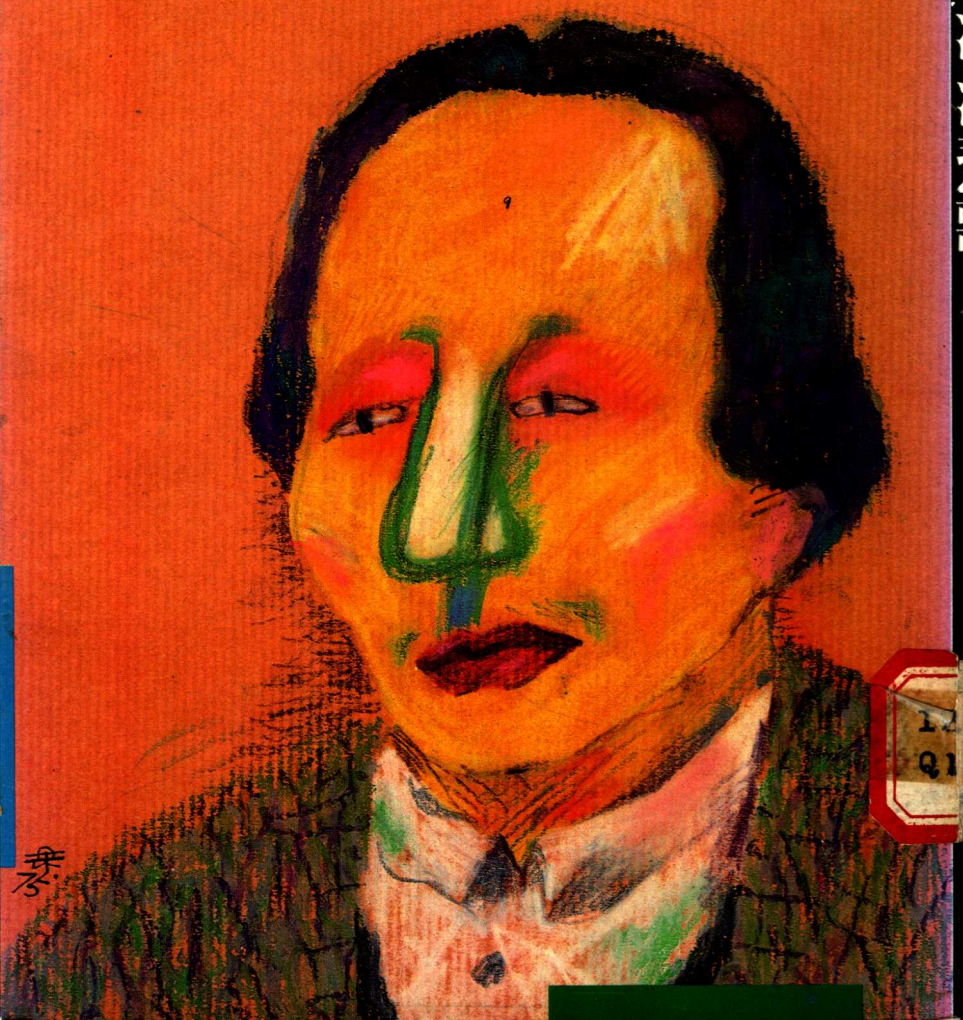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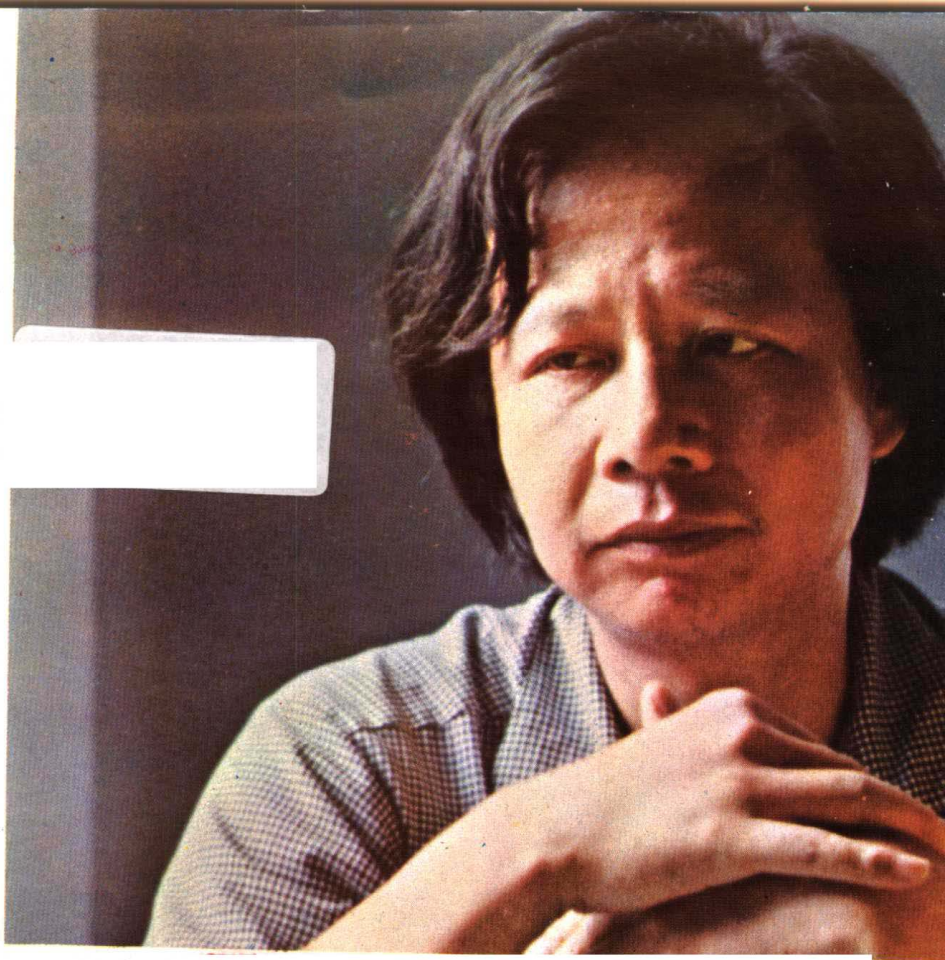


七等生作品集 8

沙河悲歌





I 247.5
Q119

七等生著

沙河悲歌

沙 河 悲 歌

七等生作品集 U⑧

著 者	七 等 生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 — 575 號 信 箱
	郵 撥：0 7 6 5 2 5 5 — 8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仁 愛 路 四 段 129 號
	電 話：7 5 2 — 4 6 0 8
香 港	田 園 書 屋
總代理	九 龍 西 洋 菜 街 5 6 號 二 樓
印刷所	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中 正 路 800 號
裝 訂	嶸 興 裝 訂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赤 峯 街 77 巷 7 號 之 1
定 價	新 台 幣 100 元 港 幣 20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5 年 7 月
五 版	中 華 民 國 75 年 6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獻給亡兄玉明及一般吹奏樂者

「七等生作品集」序

一個文學創作者首要的職責就是呈現文學性充足的作品給讀者；不論題材如何，作品的文學性的表達方式是文學家品格的要件。什麼是文學性，當我們述諸於閱讀時就能憑知覺感覺得出來。最早來到我的家鄉當面告訴我的是主持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的沈登恩先生，他說他在高中的時代就喜愛我的作品而立下志願將來一定要出版我的書，他表示我的作品開頭的第一章就能深深地吸引著他。我想他的這種品評和辨別似乎就決定了他後來整個出版事業的精神和方針，使他後來傾力去出版臺灣近五十年來重要文學作家的大部分作品，以及投資出版「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近來有一位遍讀拙作的讀者遇到我時和我閒聊了一陣，他說明顯的文學性是我的作品的最大特徵；他爲我抱屈，某些批評家過分草率 and 武斷地以爲我的作品沒有社會性；他認爲不然，他察覺我把人生的一切都轉換在文學性的熔爐裏，重組成舒情的肌膚，在細心的品察之下顯得更爲強烈和深厚。我會把「譚郎的書信」原稿在發表之前請教了馬森教授，在他首肯指正之後，我才做了比我預期更早地發表出來的決定，否則讀者恐怕永遠見不到它。我在這裏論說作品的文學性，它是創作者獨一無二的責任，不是在自我恭維，而是想告訴讀者其真正在做引導作用和啓發思維的就是這個被稱爲文學性的不需言傳的存在物。現在我們調換另外的一個意義幾乎相等的詞「藝

術」，譬如我們在展覽會場裏，我們幾乎無需爭辯地很直覺地認定出某些作品是藝術的，或不藝術的。藝術性成了創作家作品的生命，這是他的工作和品格學養的表現。每位作家都有他獨特的文學性，像柏拉圖的「饗宴」和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文學性不同；卡繆的「異鄉人」和莫里亞克的「荒漠的愛」有不同的文學性差異；佛洛伊德的精神醫學報告「少女杜拉的故事」所具有的文學性讀來令我們深覺惻憫。而羅素的「西洋哲學史」的豐饒的文學性使我們窮追不捨那些所謂艱深的哲理。就像女人的魅力一樣，文學性使人注目，它是從內湧現出來的一種泉流，與個人個性的發揮合成爲「風格」。

我要以最興奮的心情來表示由於新的讀者羣的索求而遠景出版事業公司能付出最大的心力和財力重新以嚴謹和合適的面貌出版這些我二十多年來寫作的大部分作品呈現給讀者們。這些作品的全部而不是拆分的單篇，整個地在思維上互相關連，表達著我在生活的年代裏種種的心靈的感受，而我寫作的目的無非是將我的心理經歷和思想現出與讀者之間互相比照。我要在此重說前面的話只要是面對著讀者們，不是題給少數的研究和評論者，他們應該極容易辨識拙作的性質，無須我做多餘的自剖。另外我還要感謝沈登恩先生，他的求新的價值和爲作者與讀者服務的精神，這十二本書的出版滿足了我和讀者們的心願，使我們能在容納和學習的心情裏向未來的日子邁步。

七等生于通霄山畔

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序

我所敘述的這個故事是有關於一位醉心於追求樂器吹奏技藝的男人，他的雙親、兄弟姊妹，他個人的生活遭遇，結識朋友，第一次的性愛，病痛，結婚和情愛，直至他對生命有所醒悟的整個生活史。背景是日本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刮盡臺灣的一切物質，戰敗結束統治後，所遺留下來的貧困的十數年之間，當時有一很出名的劇團——葉德星歌劇團做爲他前半期流浪生活的舞臺，後半期則回到他的誕生地沙河鎮當一名酒家的奏哲者討生活。這些人物和場景都是我自小所熟悉的真人真事，但爲了不使尚有人間的當事人感到難堪，皆採用假名，沙河與沙河鎮亦屬杜撰。

七 等 生 識

六五、一、十四

晚上約莫九點鐘左右李文龍從座落在街尾的一間低矮的瓦房走出來，從外表看不出而事實上是一隻半殘廢的左手臂在腋下夾着樂器克拉里內德。他是外表不壞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有些瘦，穿着白色襯衫和一條舊的黃卡其色褲子。他朝街頭走了約五十公尺，然後左轉入一條黑漆的小巷，那條巷事實上是一條大圳溝，除了在馬路的一部分外這條水泥溝渠在巷子裏並沒有加蓋。李文龍走的是溝緣的狹道，他的脚步並不太穩當，有點左右搖擺，好像一個走索者，但他已經走慣了這條路絕不會掉進圳溝裏，這像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在盡頭的兩端都可以看到街燈照下的光亮，他走出來筆直地橫過昏黃光的街道，習慣地朝着兩排樓房走廊上站立的人們掃視

一眼，要是那些閒散的鎮民同時也看到李文龍從巷子走出來，他們雖不說出來或和他打招呼，但他們心裏却有一個印象，像互屬於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蔑視，經過了最初的好奇和猜疑之後，互相間都有那種冷淡的和平。他又走進另一段黑漆的小巷，同樣是那條沒有加蓋的大圳溝。然後這條溝圳直角向北，李文龍來到另一條橫街，在西面盡頭接住縱貫公路，那裏有兩家相對面的酒家，都掛着紅綠色的燈光照牌，街路上顯得很冷清，但屋子裏面却很熱鬧。他在樂天地和圓滿兩酒家奏唱了一夜，約莫凌晨一點鐘回到家門，木門已經關上了，他輕叩了幾聲，靜等了一會兒，他想玉秀和孩子已經睡熟了，於是他轉身走開回到街上。他到火旺後樓的秘密賭場轉了一圈，那些人賭興方酣，他只站了幾分鐘又回到街上。當他走出來時覺得一陣眼花，頭頂像壓着沉重的石塊。樂器克拉里內德分成兩節捲在布巾裏，依然夾在那喪失筋力的左手臂腋下，這隻手臂每當他在惡夢中驚醒過來，常常發現它纏在弄亂的蚊帳裏。在酒家奏唱時好女色的昌德和明煌曾

來找他，他們互相喝了幾杯酒。但他沒有半點睡意，醉意和瘋狂，他已經習慣午睡到黃昏，吃過晚飯後爲生活到酒家奏唱賺幾十塊錢。他抬頭望望彎月，也許是魔神附他，使他離開鎮街，昏迷般地步向郊外的沙河。他咳嗽得很厲害，好像急迫地想要叩開頭頂上幽黑的天門。從胃部湧到喉頭許多帶酸的水液，吐掉後又從胃部裏湧上來。他想：有一天要是從肺部裏咳出大量的血液來，那會結束了這條生命。

來到沙河已夜深幽寂，除了淺流潺潺細訴。他想到他的弟弟二郎，他對他寄以厚望。來到沙河晨霧已經瀰漫。這條河有兩個發源：一條由坪頂山下來，細流經過土城梅樹腳；一條自北勢窩流經番社在南勢與那一條水流匯成三角洲，然後通過沙河橋流向海峽的海洋。沙河以沙多石多而名，經常呈枯旱狀態，只有一條淺流在河床的一邊潺潺鳴訴，當六七月的大水過後，這條細流常因變更的河床地勢而改道，幾年在南邊岸，幾年在北邊岸。幾百年前沙河河床甚低，海水在潮漲時能駛進福建來的帆船，這件事

已被先祖的死亡而遺忘了，現代的人根本不知道這樣的事。但李文龍曾在小時候聽過他的祖父說到這件事，當他要到沙河來游泳時他的祖父會警告他勿游向深水處，不要靠近跳水谷，只許在橋下淺流裏。李文龍坐在石頭上臨着水邊注視水流，從褲子後袋掏出一瓶酒，向河水倒下一些敬敬沙河河神，然後自己也呷一口。

沙河淺流潺潺細唱。

他試吹着幾聲樂器克拉里內德，吹嘴的簧片在酒家已經吹裂，他用破裂而沙啞的聲音吹奏着夜曲。他常獨自吹奏名曲，那是他的弟弟二郎到城市求學後陸續爲他寄來的，但在酒家他和彈吉他琴的金木依然奏着他們熟悉的「望春風」或「補破網」這類民謠。

那年，他決意追隨葉德星的歌劇團當一名職業樂師時，李文龍跪着向母親請求說是爲藝術；今天，他才懂得什麼是生活和賦格。他沒有辱沒他心中的願望，可是並不是他想追求時就獲得它，它來時却是當他萬念俱灰

之時。

他這樣想：城市大轟炸的第二年如果父親不禁止他到臺北進高等學府就學的話，現在李文龍可能是位有成就受人崇仰的音樂家或是什麼實業界的經理，而不是像今天爲賺取生活在酒家奏唱受人輕卑的落水狗。他又想：到頭來可能都一樣，哲學的重要課題雖是認識論的問題，但所有可能的人生必須付於實踐；對他來說，音樂家和奏唱者之間唯一的識別不是氣質而是環境和使命的選擇。

有趣，李文龍曾經希望在沙河鎮公所當一名雇員，當他的肺病嚴重已到迫使他放棄吹奏樂器傳佩脫時。他放棄了樂器傳佩脫改吹樂器薩克斯風，幾年之後他能够熟練地吹奏任何種類的薩克斯風樂器。但是時光前進，他的健康又迫使他放棄樂器薩克斯風，或者寧可說李文龍的精神已厭煩薩克斯風樂器的悲鳴，最後樂器克拉里內德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好工具，高傲而飲泣般的樂器克拉里內德才是他的生命哲學。

2

李文龍想他應該寫信給二郎。他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寫信給他，也許有半年或整整一年，他不是一個善於用文字或語言表達情感的人，但他是一個內心充滿熱情的人，除了有某些例行的事需通知二郎外，譬如戶口校正或回信說收到了歌本，他無法去訴說情感的問題。他想二郎就是自己的親弟弟，這件事實已足夠證明他們間的互愛，而無需再用言語說什麼，就是他和二郎在一起同住在家裏時，也甚少用語言來互相阿諛表示親愛，可是他們之間却能用心去感覺，就是現在二郎遠在城市和他相距幾百里，他和二郎之間亦能互相感覺。但是有一件事他應該寫信給他，或者假如現在他能和他見面，他必定要當面告訴他。

這件事是當他跪求母親讓他去追隨葉德星歌劇團時，母親不明白李文龍所說的藝術是什麼意思。母親只知道人人要照顧日日的的生活，人人必須做不爲習俗所輕卑的工作。母親說：你要開始工作賺錢使生活改善點。母親那時不瞭解李文龍正熱心於樂器傳佩脫的技藝，他的確吹奏的不壞，他想要出人頭地必須使樂器傳佩脫的音色異於他人，有時必須達於他人所難以吹奏的高音，他必須離開沙河鎮到外面的世界去吸收經驗，也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表現他的才能。土生土長的樂師都不懂得看五線譜，他們用的都是印成簡譜的本子，但李文龍不然，從開始他便揚棄簡譜而在五線譜上下工天，這個理由不單是樂曲有時要移調去適合給歌劇團的女演員唱，另一個理由是爲了知識，接受外國曲調豐富的大曲子，它也許在歌劇團派不上用場，却可以在工作時間外吹奏滿足自己。

「跟隨歌劇團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流浪人混在一起能够出人頭地嗎？」母親說。